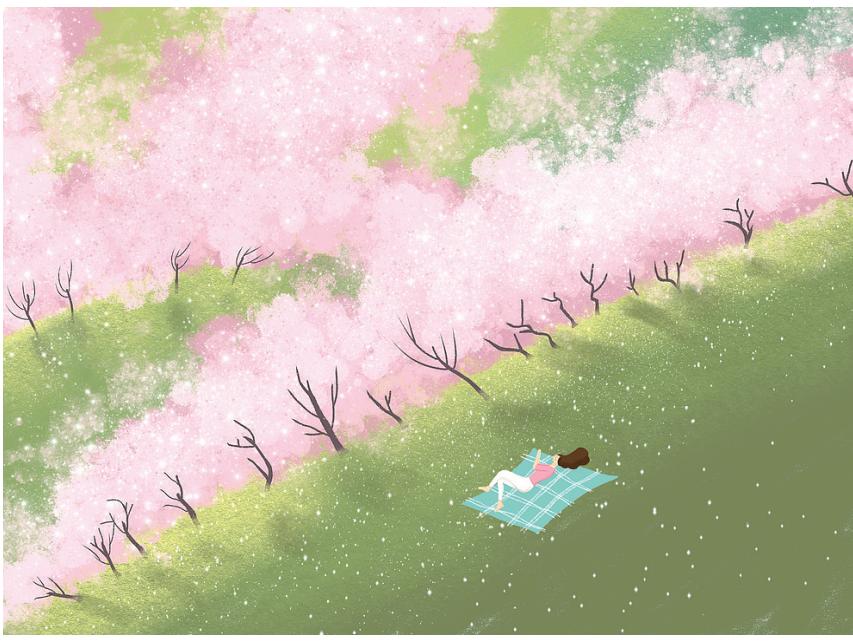




本土文本

我们都在春天里

□王春鸣



每到春天，我常常会想起许久许久以前，我还是一个农村小学的老师，有一天在二年级上语文课。上课铃已经响了，教室里依旧闹哄哄的，一个小男生举着手站起来（并没有等我允许）：“老师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去年扔在奶奶地里的桃核，今年长出一棵小树苗了！”……我祝贺了他，在渐渐安静下来的课堂上，久久地不能翻到要讲的那一页。语文书算什么呢？赤子的心中有更大的世界！

直到如今，也许永远，我也没有再听到一个超过这个好消息的好消息。这棵我没有见过的桃树，几十年来成了我的远方：它长高了吧，它开花了吧，它是不是结出了甜蜜的果子……我曾给自己的一本散文集，取名《桃花也许知道》，没有人知道，我是以此，纪念春天和孩子送给我的，初生的礼物。

后来，我开始教大学，那些学生，都是从二年级来的，他们也送给我许多礼物，我说不到自己的工资几何，但是那些赠予啊，使我真心觉得自己富可敌国。

有一个学生，来我家吃饭，一开门我惊呆了：你剪了学校的花？

这么大枝这么好看！他腼腆一笑：我自己做的，做了很久。

是做的垂丝海棠呀！三月初，真的海棠确实还没开呢。

皱纹纸剪出每一片花瓣，花托，叶子，再染色，染色的时候调好颜料要沉淀，一层层染，全盛的，打苞的，快开放的，每一片花瓣的渐变，新叶，残叶，花托，又是不同的色彩。花萼是用蜡线撮起来的，每一根也要染色。再用铅丝、双面胶和染好的皱纹纸裹成枝干。造型可以随意凹。抱住花束的衬纸是手写的书法，一首破阵子，说因为我知道我喜欢辛弃疾，本来想写“明月别枝惊鹊”，觉得田园一些，但是“醉里挑灯看剑”配上春色更加脱俗。

心中涌起承蒙错爱的激荡——不过是曾经给他上了一学期网课而已，却得到这么无与伦比的，动用了这么多时间和才华的礼物。一生中甚少收到这样绝美的好意，以至于我想天天带着这枝花上班去，提醒自己永不凋谢，提醒自己对工作付出更多的热爱与真诚。这难道不比发了一篇C刊更让人幸福吗？不比那个绩效考核奖金更奢侈吗？

那天我原谅了自己十年“述而不作”的懒惰，对所有遇到的人和万事万物说了谢谢：滴滴司机、麦当劳快递、拦住我电瓶车的交警、堵了我一声的流浪猫、风刮到脚下的一片香樟叶。

他们分给我早饭、感恩节的糖果、农夫山泉……更多的礼物并不有形，却同样珍贵无比。新年第一天，一个姓梁的学生，发来自己的钢琴独奏《梁祝》。于静处细听，蜡梅在光里镂刻下

影子，那二十多分钟，动人而无法言传。那就预我们的新一年，像音乐一样美好、热烈、纯粹、被爱被祝福吧。

有一个男生曾向我走过来，对收拾教案的我说：这是最后一节文学课了，所以我可以告诉老师了，我不是这个班的，但是从第三周开始，你的每一次课我都来听。说完他走出了教室，我甚至没有来得及看清他长什么样子。那个学期，我是讲了魏晋和《世说新语》的，有学生如王子猷雪夜访戴，到了教室门口，忽然起了创作冲动返回画室，也有如这个学生，与我复现了王子猷与桓子野的“为艺术而艺术”，此外不多言。

恰巧也是那个班级，那一天，我返回教室拿茶杯，看到黑板上我残留的板书上方，多了一行：我爱文学。这四个字被高高地写下，应该是个男生吧。灯光在我手中的旋钮下渐次熄灭，我用自己依稀的20岁遥望黑板上此时此刻的20岁，热泪模糊了眼睛。不一定是文学，只要是“无用”的，只要用青春“我爱”过，我们就永远不会迷路啊。

就在前几天，有一门跨学科的课第一次上，不是忐忑的，所以我到得特别早。上坡路上下着樱花雨，纷纷扬扬，有个女生拉着行李箱往下走，倒着走，她不愿意背对盛开的花树。看了，不知怎么的就松弛了一点。

松弛到差点出了教学事故，对，不

是差点，就是。晚了两分钟进教室。

我告诉学生，没有办法。是因为樱花开了。

从百岁泉一直开到山坡上，在阳光里，在青春的、中年的眼眸里。

我明白要迟到，还是在山道上，来回重复走了三次。每一次看见的花，一样，又不一样。

为什么是三次，因为诗经国风，也总一味三叹。

我毫不愧疚地对学生说：对，你们也可以迟到。但是理由必须和我一样：经过的路上，有花开了。

在一生不可多得的春日里，偶遇南风里的诗，世俗的事情，应该被耽误。

下课回到办公室，凌乱的桌上，多了一枝洋洋得意的一枝玫瑰，一个已经结课的学生，不知什么时候送进来的，矿泉瓶的花器下压着端端正正的字条：春鸣老师，我们都在春天里。

这些孩子，是多么会写情书啊。我仰头喝了一大口瑞幸，压下一朵泪花。我曾无比渴望一封手写的情书，现在，我收到了。

仔细一想，这样的信其实收到很多，比如一个腼腆的女生，她递给我的落款是：美的“废物”。一群美的“废物”，在文学课内外，用诗，用画笔，用旋律，用思想，用“我爱”，在春天彼此相赠。月星辰、花朵微风、想象一棵桃树的长大，这一切，是多么好啊。

时间缓缓流淌

我们依然感受到

春天已经到来

并逐一诠释人间美景

是山，是水，是草丛，是花朵

是远方，是近处

是一切可以感知的一切

风在搬运一缕缕温暖

根系在积攒萌芽的力量

不必等待候鸟的签证

热爱生活的你我

将在更多相遇中

看见狂喜的潮汐

遇见遍野春花

◎生命力

像每个春天到来一样

雨一场一场地下

绵柔的，细长的，悠扬如歌

雨丝催醒的季节正在

眼前蠢蠢欲动

推搡着毫无遮拦的灿烂

风掠过山脊的刹那

所有蛰伏的翅膀

都释放出飞翔的梦想

万物寓意着诗意

一天天纵横生长

江海新韵



春天的话语(组诗)

□澜波

◎盼

树叶和花朵在彼此的契约中
相携跳舞
我坐在落地玻璃窗前
拥抱整个安静的下午

没有阳光闪耀的修辞
没有雨水飘零的画面
维持着一种哲学意义上的
安静，运动，或者
安静和运动之间的路途

近处棋盘式的田野上的苍茫
正从地平线上向青翠过渡
所有留白之处的空旷和寂寞
都在调和冷翡翠的浓度

这不是虚构的愿望
同时翘首盼望的
是能够听一场
雨落春天的声音

◎共生欢喜
冰凌还在窗玻璃上
练习冬天的语法
许多期待的时光
似乎被迫暂时卡顿在
倒春寒的寒意中

时间缓缓流淌
我们依然感受到
春天已经到来
并逐一诠释人间美景
是山，是水，是草丛，是花朵
是远方，是近处
是一切可以感知的一切

风在搬运一缕缕温暖
根系在积攒萌芽的力量
不必等待候鸟的签证
热爱生活的你我
将在更多相遇中
看见狂喜的潮汐
遇见遍野春花

◎桃红
被甜蜜灌醉的时光
更容易发醉出迢迢的念想
这些珍贵的思绪
又会在某一时刻
藏身在春归的云层处

往事经常在云端和心间往返
在日渐回暖的时候
褪去苍茫表象
一天比一天芬芳

人生的寒意已被一笔带过
浓郁明媚提前在

在地铁站看画展

□关立蓉

七号线龙华中路站是一个神奇的地铁站，毗邻西岸艺术空间。去年冬，我第一次在这里换乘，是去徐汇区牙防所拔蛀牙。当我忍着疼痛，意识模糊地摸进地铁站，意外地发现，这里不仅是七号线和十二号线的中转站，还是一处“画廊”。整洁的立面结构、错落的展品布置，观众逐渐步入层层的幻境之中。现实主义的绘画风格，把观众一下子拉进了海湾、波浪、山脉、隧道，或是被带入家庭的私域之中，粉色的水果盘承载着淡黄的梨，融合着一个年轻女性的面孔。现实与魔幻交织成地铁里的神秘世界。那一刻，牙痛灰飞烟灭。

今年春来到沪上，听闻这里又有了新的“嘉宾”，安东尼奥·洛佩兹与八位西班牙现实主义大师将在这里会聚。惭愧的是，此前一谈到西班牙画家，我第一反应只是毕加索。对于抽象派之后的艺术形式，近乎一无所知。我准备先行去安福路塞万提斯图书馆，主办方——上海西班牙领事馆特意在此安排了一场放映会，介绍安东尼奥·洛佩兹与伊莎贝尔·金塔尼利亚两位艺术巨擘。一路上，穿着时尚精致的年轻人，穿梭不息，与冬日温暖的阳光消磨着老洋房、树荫和光。

影片结束之后，我回到常熟路地铁站，顺着七号线到达龙华中路地铁站。站在洛佩兹画作前，我发觉，他钟爱以城市景观为母题进行大幅油画创作。

我感受着他惊人的洞察力，用画笔捕捉光影、时间和人类气息制造的痕迹。

有一幅画，主体是马德里的一处大街——格兰维亚大道，应该车水马龙的街头，

画作里却没有人，只有阳光的斑点制造时间的流逝，猛然就想起那句古诗：阴

阳割昏晓。也许洛佩兹画作中的“缺失”，正是在邀请我们置身其中，感受时间正在此刻延迟、拉长。

在之前观看的访谈录中，洛佩兹把最特别的赞美，送给同为画家的妻子玛丽亚。玛丽亚的画不会指引你到哪个特定的地方去，她引导你走向自由。”因此，当他们夫妻的画作被置于同一面墙壁时，玛丽亚的作品，更像是一场奶油色的梦境，她从流行和拼贴艺术中汲取灵感，明亮、大胆，捕捉日常最本质的美丽，哪怕是一只盛着水的杯子，也充满了迷人的细节，这是艺术家为生活树立的一处纪念碑。

看到金塔尼利亚的《巴列卡斯地区》板面油画，一种巨大的窒息感扼住了我。我感觉整座城市的红砖，就要压倒在我身上。当她站在马德里郊外的山丘上俯瞰这座城市时，她把城市扩张的野性带给每一个观众。建筑像肥皂泡一样绵延不绝、没有边界。同样，画面里没有一个人，那些高耸的脚手架和起重机，那些红漆的消防塔，是谁在扭动着机器运作的齿轮？不由想到，乘坐三号线时，目睹东宝兴路的那一片里弄房子，一点点被夷为平地。再过十上

年，该怎么和下一代解释，什么是过街楼、老虎窗、灶披间、亭子间……不得不伤感于城市的加速流失。

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度悲伤。洛佩兹觉得，追求华丽和宏伟是人类的本性。我们奉为经典的古迹，正是宏大叙事之下人类不变的“野心”。因此，当他们夫妻的画作被置于同一面墙壁时，玛丽亚的作品，更像是一场奶油色的梦境，她从流行和拼贴艺术中汲取灵感，明亮、大胆，捕捉日常最本质的美丽，哪怕是一只盛着水的杯子，也充满了迷人的细节，这是艺术家为生活树立的一处纪念碑。

这是这一代现实主义画家最令人着迷的地方，他们用细致入微的笔触，刻画我们平庸的日常生活，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制造断裂和飞跃，让我们的灵魂能够高高飘起，像梦中的天使，突然之间飞到街道上空，看看充满着“内”与“外”的世界，是如何框定我们生命的步伐。

我想，这也是组织者将这一批画作置于地铁站的原因，乘客在地铁里，以全新的方式欣赏艺术，在出行中与大师对话，所有人都能在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只要站在这些原尺寸复制的画稿之前，你就在填补正在生发的某种缺失，共同完成对于过去与未来的想象。

椰影红楼著风流

□陈汉忠

游览海南，最打动游客心扉的非椰子树莫属。漫步琼岛，椰树随处可见，粗壮的躯干高耸入云，羽叶交错间硕果累累，这些来自南洋群岛的古老树种，早在唐代便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落户琼岛，至今仍在椰林深处诉说着千年沧桑。

初夏时节，我来到位于文昌文清大道的椰子大观园，犹如翻开了一本关于椰子的百科全书，这里汇集了全球17种椰子品种，200多种棕榈植物。登上椰子大观园的观海台，举目眺望，浩瀚的南中国海与十万亩椰林在季风中翻涌成碧色波涛，让我忽然想起三百年前曹雪芹笔下《红楼梦》中的大观园。那方凝结着中国艺术精髓的园林，此刻竟与南国椰海产生了奇妙的共鸣。两座大观园，一个是现实的绿洲，一个是文学的梦境，似乎风马牛不相及，却跨越时空诉说着自然与人性的永恒。

红楼大观园里的亭台楼阁，假山水榭，还有遍植全身的松竹梅兰，在曹雪芹笔下都栩栩如生。贾府各色人等游园时，少不了驻足品评，但多半是才子佳人的自我陶醉。而今我们走进椰

林，但见树冠如云，光影斑驳，仿佛每一株都在以摇曳的舞姿诉说着热带岛屿的千年故事，大自然早以更宏大的手笔，在琼州大地留下画卷。这一切，是红楼大观园所无法比拟的。

在椰子大观园，一棵被誉为“椰仙”的奇异椰树旁聚满游客，大家争取拍照留影。相传这株椰树因基因变异而失去繁衍功能，却因此意外成为独一无二的“镇园之宝”。仙树通体无花无果，树干虬结如龙，似一位修炼千年的道人，静默中隐藏着深厚的法力，威武中又带有一丝神秘。而在仙树周围，各式椰树恰似护卫的甲士，各占要位，遥相呼应。红鞘椰子以樱桃色外衣点缀绿海，三角椰以坚硬的棱角执剑在手，分叉椰更是枝横云梦，叶拍苍天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在此尽显风流。不远处，一池碧水如镜，水中的倒影，婀娜多姿，微风中涟漪萌动，仿佛与《红楼梦》中湘妃竹的意象重叠。叶片传出的阵阵椰香，又分明与黛玉窗前的竹露清香异曲同工。在常人眼中，这两个大观园之美似乎难分伯仲。但我觉得椰子大观园里的风景更有生命的活力。你看，红楼大

观园的女儿们披着猩猩毡斗篷，在雪地里掐梅赋诗，追逐嬉闹，总带着几分刻意为之的味儿，缺少的是灵动和坚韧。而在椰林深处，农人用椰棕编织蓑衣，孩童顶着芭蕉叶在雨中奔跑，这种天然纯朴的生命图景，实在远比朱门里的风雅更近人间烟火。红楼大观园里太大小姐们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吃茄薹要配母鸡熬煨，螃蟹宴必须用合欢花浸的酒作佐料。这种奢华极侈的饮食美学，在椰子大观园化作最朴素的馈赠。黎族姑娘砍下青椰，清甜的椰汁是消暑的天然解药。槟榔树下的老阿婆，把椰肉磨成白浆，灶火升起时，满屋都飘着粑粑的甜香。红楼大观园里似乎花红柳绿，美不胜收，可这些娇贵的花木经不起骄阳烈日煎烤，稍有不慎，便会枯萎。唯有椰树深谙生存之道，将根系扎进贫瘠的沙土，让枝叶在咸涩的海风中舒展。不需人们日日浇灌，不屑与奇花异草争宠。却用青春的躯干迎接海风洗礼，将年轮刻成抵御骤雨狂潮的铠甲。

《红楼梦》里的大观园无论曾经是怎样的荣华富贵，但终究随着贾府的倾塌而荒芜，红楼之梦终成一枕黄粱。“忽

喇似大厦倾”的描述里，那些精心培育的牡丹、海棠都成了陪葬品。而现实中的椰子大观园却依然充满生命的活力。那些从岁月激流中走来的椰子树跨越千年，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记忆：它们记得洗夫人平叛时的战旗猎猎，目睹苏东坡醉饮椰浆的疏狂，见证过下南洋的帆影与归乡的云樯。还有人民解放军横渡琼州海峡，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五指山峰巅，与浩瀚的椰海融为一体。

“自漉疏巾邀醉客，更将空壳付冠师”。东坡居士在逆境中以椰壳为冠，表达了对生命的豁达与坚韧。而明代琼州才子邱濬称椰树“虽无牡丹艳，却有岁寒心”，则一语道尽椰树扎根守土，坚韧不拔的品格。告别椰子大观园时，我带走一串椰壳风铃。海风拂过，铃声叮当，似椰林在耳畔细语。红楼大观园里埋葬着旧时代的绮梦，而椰子大观园中，每片婆娑的绿影都在书写生命的律动。回望身后，椰树挺拔，枝叶轻摇，仿佛在说，我们也有梦。我侧耳细听，突然明白了，它们的梦，也是我的梦，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梦—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。

虫宴 米线 火锅……
那是版纳的味蕾
六国 清吧 烤吧……
那是版纳的风情
湄公河畔
手持花伞的
是你婆娑的身影

去玩飞拉达吧
试装备 深呼吸
攀登山 再攀登
心跳迎着风吟
尖叫和着虫鸣

去植物园吧
空气里有花木的香
瞳孔里是巨大的绿
菩提树下
禅意悠悠
洁白的莲啊
诉说着心情

<p